

## 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 2010 年年会开幕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

2010 年 10 月 8 日，华盛顿特区

### “为新世界创建新的全球化”

主席先生，诸位理事，各位嘉宾：我谨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荣幸地欢迎大家出席 2010 年年会。

我要感谢我的好友鲍勃·佐利克对世界银行的有力领导；感谢主席阿甘加和在座各位的坚定支持；我还要感谢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理事会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所作的努力。

我们聚首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直面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是的，经济正在复苏——从数据来看，全球层面的经济正在反弹。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复苏是脆弱而不均衡的——之所以脆弱正是因为不均衡。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展相当好。甚至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重返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快于以往。在过去，每当爆发这种全球危机，非洲国家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才能赶上来。而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非洲国家的增长真的很快。在欧洲，大家都知道，经济复苏是疲弱的，而美国的复苏则仍然乏力。

尽管如此，基金组织仍然保持乐观，我们预计不会出现双底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下行风险——下行风险有很多，我想在这里简要说一下其中的四个。

**第一个风险是公共债务。**在这场危机期间，债务比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先进经济体。我们预测，到 2014 年，先进经济体的债务比率将从危机爆发前平均占 GDP 的 75% 增至占 GDP 的 110% 左右，增幅为 35 个百分点。这个增幅是很大的，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要弄错了——这 35 个百分点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低增长、与救助金融部门有关的支出，以及因经济下滑所导致的收入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直接因财政刺激措施所致。因此，其中的教训很明显：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威胁是低增长。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从中期来看，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所有国家，特别是高债务水平的先进经济体必须恢复其财政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必须公布计划，市场也必须相信该计划，即政府将致力于使债务比率恢复到更可持续的水平。

这在短期内意味着什么呢？短期任务不好形容，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情况。有些国家的处境岌岌可危，他们别无选择——必须解决财政问题。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空间。我们所期待的是，从 2011 年起，将赤字平均削减 GDP 的 1%。但这 1% 是平均水平。它意味着，根据各国，它们的具体国情，赤字削减规模会有差异。例如，没有人会认为，基金组织对德国的建议会和基金组织对希腊的建议相同。

有时，我在报纸上读到，基金组织的观点有点模糊不清；基金组织并不确切知道它是要推动增长，还是想推行财政紧缩。我们的观点是明确而一致的。从中期来看，需要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在短期内，必须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由于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所有可用财政空间都必须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实现财政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个下行风险是无就业复苏。**增长是好的，但是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可能是不够的。在许多国家，要么是经济增长率没有高到足以降低失业率；要么是经济增速非常快，但生产率水平如此之高，以致于对失业的影响会很小。

因此，我们需要追求经济增长，但我们也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在此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失去了约 3000 万就业机会。不仅如此，在未来十年里，将有 4.5 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面临“失落的一代”的风险。如果你失业，你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失业，你子女的教育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失业，社会稳定可能会被削弱——这将对民主乃至和平构成威胁。

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尚未脱离困境。如果不能创造就业机会，那么“经济复苏”对普通人来说意义并不大。我们需要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我们也需要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个下行风险与金融部门有关。**大家都知道，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的住房市场。大家都知道，各国领导人在匹兹堡上作出了许多承诺——实际上先是在伦敦，然后是匹兹堡，还有多伦多——承诺将防止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将修复金融部门。我们将制定新的规则，使金融部门更加安全。

很公平地说，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大家都知道，最近出台了所谓的“巴塞尔 III”规则。虽然对这一重要举措的所有影响有所争议，但我认为，这些新规则制定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但这还不够。正如基金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监管（当然监管是很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更好的监督。可能我们有所需的最好规则——但如果不对其进行监督，如果不加以落实，这等于什么都没做。

为了防止未来出现危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监督。我们还需要危机解决机制——因为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我们未来不会再遭遇危机。在危机解决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目前情况看，如果在未来的两年、五年或十年后爆发危机（虽然我并不这么预测），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还不能说我们的新的金融体系是足够安全的，可以防止出现和我们之前刚经历的这场危机一样规模和严重的危机。

的确，我们承诺了很多——但已经履行的承诺并不够。我们需要促进增长，我们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但我们也需要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

**我来谈谈第四个风险，即对合作的承诺正在消失。**在危机期间，合作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所有国家一道努力，我们才避免了像“大萧条”那么大的危机。两年前，在雷曼公司倒闭后，你们中的很多人也许预测将发生“大萧条”那么大的危机。但我们完全避免了这种危机，因为各国和各国领导人能够以合作的方式一道努力，实施正确的政策回应危机。

目前，对国际合作的这种承诺尚未消失，仍存在合作势头，但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强。可以理解，在危机已经结束的想法下（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各国回过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再那么关注国际合作。但这实际上会给明天带来问题。

我听到周围流传着货币战争的说法。虽然“货币战争”这个词可能说得太重了，但确实有再次把货币用作武器的想法。历史已经表明，这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非常糟糕的情况。全球问题是无法用国内办法来解决的。

可以理解，一些面对大量资本流入的国家想抵制这种波动，抵制这种不稳定、甚至可能是泡沫的来源。所以，我并不责怪那些以一蹴而就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影响的国家。但那不是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的是在货币方面和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过去两年里，我们基金组织试图变革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是零敲碎打——我认为变革更为重要——我们设立了灵活信贷额度，最近又建立了预防性信贷额度，力图帮助各国避免积累储备，从而避免造成更多失衡。

目前我们正在提议进行一个新的分析，即溢出效应报告。该报告将更好地分析一国实施的政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通过这个办法，我们能了解不同经济体之间比过去大得多的联系。

通过为 20 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规划准备分析材料，我们正在努力展示合作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我们想表明，只要实施正确的政策，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改善。五年内全球经济增长提高 2.5%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挽救或创造 3000 万工作岗位，使 3000 多万人摆脱贫困。

所有这些都来自双赢的合作过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担心，随着全球增长的好转，人们对“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失去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更多关于系统稳定的倡议。

所以，我们无疑需要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改革金融部门，但我们也需要开展合作。

这就够了吗？这也许是我们为走出危机所需采取行动的重要内容。但在我们脱离险境后，有这些就够了吗？恐怕不够。我们面对更大的变化，危机后的增长模式不再同过去一样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哪些变化？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两个世纪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即将结束，它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些国家（它们不一定很大）拥有独占技术，有力量主导世界——即使这些国家不是很大。欧洲国家，然后是美国，曾经且目前仍处于这种状况。

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纪里，不曾出现这种情况。过去，衡量一国实力的主要是它的人口数量，因为技术对每个国家来说几乎是一样的。而过去两个世纪里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又回到几乎每个国家都能获得技术的时代。

这种变化不会是在一天完成的，它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时间。但在这二十年之后，我们将会回归——在人类历史上这一非常特殊的时期之后——回到过去的规律，即大国会比小国更强。

这对我们的增长模式有很多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新的增长源，包括绿色增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思考在私人增长部分与公共增长部分之间的增长结构再平衡。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实现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再平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强合作与治理。在治理这个问题上，我最后想多讲几句。

如大家已经了解的，在基金组织，我们正在对治理进行检查。这是必要的。如果多边机构是有益的——事实上它们也必须是有益的——那么，它们还应当具有合法性。为了具有合法性，它们需要反映我刚才说的这些变化。也就是说，未来的力量平衡关系将与我们现在的力量平衡关系有所不同。

我们正在改变我们自己的力量平衡关系，这体现在基金组织份额和席位的变化上。与此同时，责任也将发生变化。如果一国有更大的份额、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责任，那么同时它在作决定时必须不仅考虑本国经济还要考虑全球经济。你越是处在核心，你就越要对所有人负责。所以，目前仍处在国际体系边缘、想要走到国际体系中央、希望这能体现在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份额和席位的国家，也必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负起更多责任。

我们正就这一领域开展工作。我们尚未完全达到目标。成员国的讨论非常激烈，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在今后几周内结束份额检查并解决席位问题。如果这一工作完成——这一工作也必须完成——那么我们在明年年初时将拥有一个完全具有合法性的机构。我很高兴大家承认基金组织在危机期间证明了其相关性。目前，基金组织需要证明其合法性。在实现了这一点后，我想我们将拥有一个新的机构，它将为新的世界创建新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恢复信心，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让人们重新获得工作，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让子孙后代有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我们显然应该通过这次年会开展这些工作。

谢谢各位。